

魯迅

谈自己的创作

北京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组

说 明

《魯迅談自己的創作》是为了配合我系现代文学的教学而編选的。供学习、分析魯迅作品之用。

本書內容选自《魯迅全集》(十卷本)、《魯迅書簡》、《魯迅書簡补遺》及~~其他有关書籍中~~魯迅先生談自己創作的文章(全文或节录)。

本書編排体例是：~~按照魯迅作品的~~体裁分为小說、散文、杂文等三大类。小說及杂文部分的开头各有綜合性的总論，以下按魯迅作品的結集和篇目先后分別編排。由于內容的需要，个别地方有重复之~~处~~。

由于我們水平~~较低，加上时间紧促，~~一定有不少疏漏、錯誤之处，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楊邦平~~现代文学組

~~一九五~~年四月二十日

目 录

一、小说

(一)总论	(1)
1.《呐喊》自序	(1)
2.《自选集》自序	(5)
3.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节录)	(8)
4.《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节录)	(9)
5.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节录)	(9)
6.答北斗杂志社问	(12)
7.其他论述	(13)
(二)《呐喊》	(16)
1.关于《呐喊》	(16)
2.关于《狂人日记》、《孔乙己》、《药》、 《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端午节》 等篇	(18)
(三)《彷徨》	(30)
(四)《故事新编》	(32)
1.关于《故事新编》	(32)
2.关于《补天(不周山)》、《奔月》、《铸 剑》、《出关》等篇	(35)

二、散文

(一)《野草》	(40)
---------	------

(二)《朝花夕拾》	(44)
-----------------	------

三、杂文

(一)总论	(46)
(二)《坟》	(63)
1.关于《坟》	(63)
2.关于《写在“坟”后面》、《摩罗詩力說》、 《論“他媽的”》、《論“費厄泼賴”應該 緩行》等篇	(68)
(三)《热风》	(71)
1.关于《热风》	(71)
2.关于《随感录二十五、四十、四十九》、 《随感录四十六》、《米了》、《即小見大》 等篇	(73)
(四)《华盖集》	(75)
1.关于《华盖集》	(75)
2.关于《战士和蒼蠅》、《忽然想到》、《并 非閑話》、《我的“籍”和“系”》等篇	(77)
(五)《华盖集續編》	(80)
1.关于《华盖集續編》	(80)
2.关于《无花的蔷薇之二》、《馬上支日記》、 《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啟事》等篇	(81)
(六)《而已集》	(84)
1.关于《而已集》	(84)
2.关于《略談香港》、《答有恒先生》、《魏 晉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大衍发 微》等篇	(85)

(七)《三闲集》	(86)
1. 关于《三闲集》	(86)
2. 关于《无声的中国》、《怎么写》、《鲁迅 著译书目》等篇	(89)
(八)《二心集》	(91)
(九)《南腔北调集》	(97)
(十)《伪自由书》	(103)
(十一)《准风月谈》	(110)
(十二)《花边文学》	(117)
(十三)《且介亭杂文》	(121)
1. 关于《且介亭杂文》	(121)
2. 关于《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看图识 字》、《“木刻纪程”小引》、《韦素园墓 记》、《门外文谈》、《不知肉味和不知水 味》、《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力吗》、《脸谱 臆测》、《答“戏”周刊编者问》、《中国 文坛上的鬼魅》、《病后杂谈》、《病后杂 谈之余》、《阿金》等篇	(122)
(十四)《且介亭杂文二集》	(131)
1. 关于《且介亭杂文二集》	(131)
2. 关于《叶紫作“丰收”序》、《“中国新文 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内山完造作“活 中国的姿态”序》、《徐懋庸作“打杂集” 序》、《鎌田誠一墓记》、《在现代中国的 孔夫子》、《什么是“讽刺”》、《文坛三 户》、《从帮忙到扯淡》、《“中国小说史 略”日本译本序》、《五论“文人相轻”——	

明末》、《肖紅作“生死場”序》、《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題未定”草》等篇	(133)
(十五)《且介亭雜文末編》	(141)
关于《“凱綏、珂勒惠支版画選集”序目》、 《白莽作“孩兒塔”序》、《寫于深夜里》、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統一戰綫問題》、 《立此存照》等篇	(141)
(十六)《集外集》	(146)
(十七)《集外集拾遺》	(156)
关于《怀旧》、《老調子已經唱完》等 篇	(156)
附:	(158)
1. 关于《中国小說史略》及其他	(158)
2. 关于《兩地書》	(164)

一、小說

(一) 总論

1. 《呐喊》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經做过許多夢，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謂回忆者，虽說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还牽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年紀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藥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給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藥。回家之后，又須忙別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終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誰从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們。我的母亲沒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讀書应试是正路，所謂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

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的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

改变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們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个人。創始时候既已背时，失敗时候当然无可告語，而其后却連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驅策，不能在一处縱談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們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尝經驗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贊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贊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憤懣，因为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时候的

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 会館里有三間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縊死过一个女人的，現在槐树已經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鈔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問題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縫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頸上。

那时偶或来談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脫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鈔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鈔本，发了研究的質問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鈔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沒有人来贊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鉄屋子，是絕无窗戶而万难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較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們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說决沒有毀坏这鉄屋的希

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說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証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說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經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借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憚于前驅。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則当然須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說来，我的小說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說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無論如何总不能不說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間暫時还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說的緣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

全集（一）3—8頁

2. 《“自 选 集” 自 序》

我做小說，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

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述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

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說，就是散文詩，以后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得到較整齐的材料，則还是做短篇小說，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逃出北京，躲进厦門，只在大樓上写了几則《故事新編》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話，傳說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則只是回忆的記事罢了。

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强称为創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本可以頃刻讀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选一本集。推测起来，恐怕因为这么一办，一者能够节省讀者的費用，二則，以为由作者自选，該能比別人格外明白罢。对于第一层，我沒有异議；至第二层，我却覺得也很难。因为我向来就沒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为特別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沒有法，就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讀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將給讀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这是我現在自有我的想头的：

“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然而这又不似做那《呐喊》时候的故意的隱瞞，因为現在我相信，現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全集（四）347—349頁

3. 《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节录)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書和师傅的教訓，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鳥一样。有时感到所謂上流社会的虛伪和腐敗时，我还羡慕他們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間或和許多农民相亲近，逐漸知道他們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鳥并不一样了。不过我還沒法使大家知道。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說，尤其是俄国，波蘭和巴尔干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許多和我們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見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現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謂上流社会的墮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陸續用短篇小說的形式发表出来了。愿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給讀者，提出一些問題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謂艺术。

但这些东西，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注意，虽然很被有些批評家所排斥，而至今终于沒有消灭，还会譯成英文，和新大陆的讀者相見，这是我先前所梦想不到的。

但我也久沒有做短篇小說了。現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見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書里有一个比喻，說：邯鄲的步法是天下聞名的，有人去学，竟沒有学好，但又已經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

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全集（七）632—633頁

4.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說二集序》(节录)

在这里发表了創作的短篇小說的，是魯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績，又因那时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紹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国的果戈理(N. Gogol) 就已經写了《狂人日記》；一八八三年頃，尼采(Er. Nietzsche) 也早借了苏魯支(Zarathustra) 的咀，說過“你們已經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們里面还有許多份是虫豸。你們做过猴子，到了現在，人还尤其猴子，無論比哪一个猴子”的。而且《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萊夫(L. Andreev) 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以后虽然脫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圓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減少了热情，不为讀者們所注意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

全集(六) 189—190頁

5. 《我怎么做起小說来》(节录)

我怎么做起小說来？——这来由，已經在《呐喊》的序文上，約略說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說不算文学，做小說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沒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

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里的意思，不過想借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紹，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着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介紹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介紹給中國。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干的。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干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 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 sienkiewic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

回國以後，就辦學校，再也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六年。為什麼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吶喊》的序文里，不必說了。但我的來做小說，也並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里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却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作一篇，這裡我必得紀念陳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

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们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把它读的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但他称我为 Stylist*。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咀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预想的不同起来。

.....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